

番外書冊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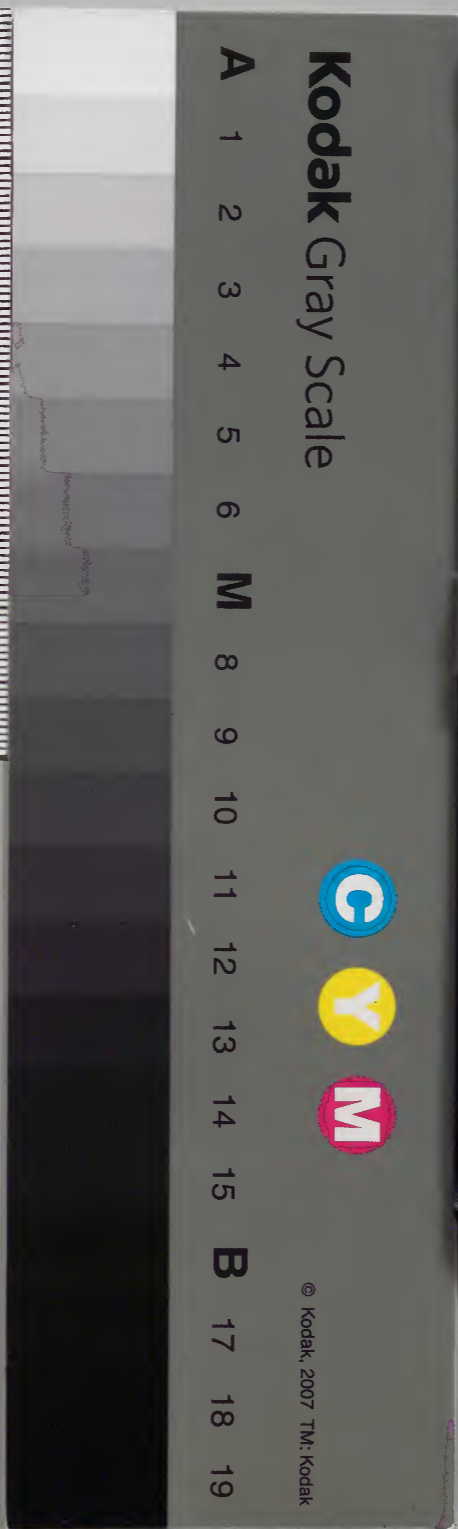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九	一	一	和
函	一	七	書
二	二	七	類
架	冊	號	

七号

新刊納本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777
冊數	12 (1)
函號	191 310

191-310



慶應元年乙丑歲新彫

安井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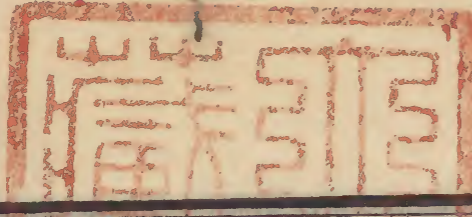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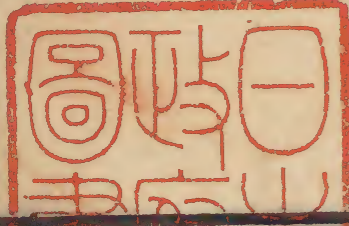
管子纂詁

江戸書林 玉山堂發兌

管子纂詁敘

淺草文庫

管子教仲之為人。後儒多以為聖賢所不取。然我夫子則未敢非之也。其謂之器小者。蓋惜之爾。彼其才如此其奇也。其獲乎君如此其專且久也。能和我於王矣。而其居揚拒衆。伊雖志未及攘而逝之。能微貞。楚之矣。而其僭王凌弱。彊小則未



管子纂詁序

管子集言 卷一
及匡而抑之。能聽曹沫言矣。而不
及先其劫而反之。侵地。夫子為魯相。
七日。即誅少正卯矣。仲與豎刁易
牙。開方居數十年。而不及屏。而遠
之。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矣。而
仲之討晉亂。師及高梁而已。里丕
之賊。不及正其典刑也。弗擾一叛夫
耳。夫子尚欲藉焉。以興東周。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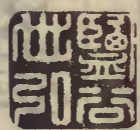
逢英主相大國。而其效力王室者。未
能十之半。故夫子之論管仲。為周
室惜之也。其為人。則固謂之仁矣。
至其書。多精語。良猷。問或子門
人之手者。雖驕駁不一。要亦可攷其
跡。善讀者。擇而致法用。可以參周
官。而正益荀焉。自科舉之學興。古
書束諸高閣。加以舊注。踈謬。傳官

管子集言 卷之二
又多端誤。遂致使人不樂讀焉。歛
肥安井仲平。職高天下。其於法子。
最好管子。研鑽數年。終作纂詁
一書。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韓昌黎
有言。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
始。余謂求觀三代制作之意者。必自
管子始。若考制度者。觀意於法外。
唐虞夏殷之制作。周公若酌而裁

之。周公之制作。管子又更而通之。逆
其流而討其源。審損益之故。而
知繁簡之宜。於治平之道。蓋思
過半矣。仲平於周官儀禮等書。
亦嘗有撰述。周公之所裁宜。管子
之所應時。必有所洞觀而通悟。然
此其意中事。纂詁之書。固不及筆
之也。若觀書者。觀書而不觀於書。

觀此書者其亦知所觀焉哉。余與仲平交四十年。及書成。屬予一言。乃不辭。而序之。元治紀元之秋。題於茗溪之官舍。

昌平學儒官岩陰鹽谷世弘



樋口觀之書



管子纂言序

管子二十六篇。漢劉向校定。著於班史。李唐至五季。已十篇。而其目猶存。其書。彪雜無統。宋葉適謂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固是。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古人著書。紹述師說。率襲舊題。不改名。其書。爾雅。稱周公著。而者。張仲孝

友神農本州三百種今則踰子
 種莊子外篇雜篇詳其文意蓋
 門人所述漢時又有外孟子其書雖
 不傳蓋不出於孟子之門管子之書亦
 猶如此焉耳故謂之夷吾自著固
 失之謂之後人偽撰亦未為得也
 今詳考全部經云九篇蓋成於
 管敬仲之手矣故尊稱經言外

言以下則承其與子述之而其
 本亦若不同有撥緒言以成篇者
 焉有衍其意以立言者焉有就事
 跡以推其志者焉紆而論之外言
 區言家多篤論而明法一篇又有
 解蓋親炙管子者所述內言短
 語時有嘉言而雜篇則弟子臆
 尤其荒者也其餘成於再傳若

管子集註
卷八
五
三四傳之後相距益遠其言益淺
至輕重法篇而極矣舊注署房
玄齡淺陋踈謬或不能辨句讀
人固有長於治國而短於解書者
焉然玄齡與子於王通稱高足弟子
其智足自知又以功名顯果短於解
書必不强注此書以貽禍於後世新
舊唐書亦不言其注管子晁公

武以為尹知章所託微之本傳蓋
不誣也但本傳及藝文志俱云知
章注管子則其書始不託名於玄
齡矣人欲假重玄齡以重管子故
改署玄齡耳仲尼嘗大管仲之
功曰微管仲我被髮左衽史遷亦
稱其論卑而易行善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驗之其書其所言即

其所行也方今洋夷猖獗海內多
事擇其法而施之必有能因禍而
為福者矣願其書自古不甚行
於世是以誤脫頗多又多古字假
借知章陋儒不能抉摘以達其意
以故人難讀之予竊憾焉乃不自
揣褊校異同僞後之群書字解
句釋期於至當而一本之古訓自

謂庶幾乎獲其一斑矣至輕重
諸篇膚淺陋劣固不足讀然其
文則古矣因亦解一焉而不論名
曰纂註示不敢臆斷也元治甲
子強人三浦五補請公祐母乃再
校而授之梓

元治紀元二月朔

昌平學儒負安井衡撰

經見有舉其說而補余闕者固所冀也
一昌平學有一本無注及序目首載管仲傳脫誤頗多而其粹者勝今本遠甚矣檢板式字樣蓋元板也明學未興古本之存於世者猶多豈元時有不慚於尹本者梓而傳之與注中所稱古本即是書也明趙用賢校管子自云所改三萬餘言正其脫誤幾為全書然參考其說殊少所發明安知其無誤改哉幸有是本得以訂正趙本之誤亦右文之餘澤也

安井衡識

管子卷第一

安井衡

纂詁

牧民第一 牧養也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令不違時則百穀殖

守在倉廩

藏穀曰倉

廩國多財則遠者來

遠方之民來耕於野

地辟舉則民留處

辟闢

通舉猶起也地辟舉無荒廢之地也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服猶行也度法也賈誼云人有六親父有子昆弟又

有子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為從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為從昆弟

四維張則

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禁文巧則民反

守國

之度在飾四維

飾修也

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

宗廟恭祖舊也。經法也。明猶尊也。祇亦敬也。祖舊謂父祖舊故之人。不務天時則

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管當為營字之誤耳。營猶貪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

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兩原謂無量也。上下韻語。此獨不韻。非體也。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悟亦不與上下相不敬宗廟

則民乃上校校較也。人君不敬宗廟則民不不恭祖

舊則孝悌不備下民孝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尹知章云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

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錯置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恥此四者所以維持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

上廉稜也。有稜角者。不敢自蔽其惡。位安人各安其分。不自進則民無巧詐古者取士

不蔽惡則行自全不隱蔽其惡。不從枉則邪事不

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群書治要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

墜落也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
謂陷禍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
 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
 以畏其意群書治要引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唯德可以畏服之
 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
 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老聃曰取者予皆此意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群書治要引涸作涸下同涸竭同義

作涸猶耗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
 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
 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
 地者授有德也使有德者為政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
 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
 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
 長也隨才所長而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
 之門者信慶賞也慶亦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
 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
 偷取一世也偷苟也苟取財於一世猶竭澤而漁不可久行不行不可復者

不欺其民也復再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博云威

疑之令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官得其人故嚴刑

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

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

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俗本詐誤許

右士經也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

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宜為治也言內外大小各有所

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母曰

不同生遠者不聽此謂以家為鄉者其心曰我不與

不聽其鄉人此謂以國為天下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此謂以國為天下

謂國人也此謂以國為天下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此謂以國為天下

人按國字古與東冬鍾江相韻毛詩常武整我六師

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與我韻老子五十一

四章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國與

豐韻周易坎卦象傳惟心享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

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侯設險

以守其國蒸登古音與東冬鍾江相近故亦與中功

升陵相韻參以此文國字古韻通東冬部審矣後儒

讀毛詩戒乞力反與國相韻徵之詩易戎本有此音

然求之押韻之法當以戒國相韻為正或疑國本音

也不知臨文不諱漢儒猶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

守其禮斷無易字之理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

管子集言 卷之一

日月唯以君所為為法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尹知章云言人
 已節度也以上一法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先猶
 從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貴也召民之路
 如馬之從轡
 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君好之則臣服之服用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
 惡毋異汝度惡鳥路及度猶儀也賢者將不汝助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言隨所居而滿是謂聖王二法也
 賢作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治要引力不足以
 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
 形也故禍不萌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財於人四方之氓願耕於其野商賈願

藏於其市貨財不求而自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
 至所謂知予之為取者也藏於其市貨財不求而自
 私者可置以為政置亦立也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
 而能備官者能備官者從其可奉以為君也四法緩
 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之道寓於五法之中故題曰六親五法李國祥云牧
 民從古一篇文字後分為五段余不知其解也今案
 牧民固是一篇文字分五段為五為其易讀也且若六
 親五法非後世所能名蓋傳其學者作解時所為况
 分爲五段未妨為一篇文字也姑依原本
 右六親五法
 形執第二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山高淵深，祈者必至，自然之執也。羊玉互文，祭川曰沈，極亦至也。言行高如山，道深如淵，則人自歸向之。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

一也。時則之法也，人主亦有常法，能若天地四蛟龍得水

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從諸本託作得，今

託載讀為戴，解云：人畏其威而載之，言雖有賢者不得位與民不能畏服天下也。風雨無鄉

而怨怒不及也。受其害而人怨怒也。或雖貴有以行

令賤有以忘卑。賤者能行其令者，從民所欲也。壽夭

貧富無徒歸也。尹知章云：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

者名之運也。君威尊嚴，故令出而民樂受之，盛名廣

運，故辭命所加諸侯受之，解云：人主出言而民受之，失之，解云：上無事而民自試而作

則今從古本無事，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蜀者，所謂

不煩擾也。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蜀者，所謂

器也。編檢經傳三代祭祀之器，無名蜀者，其制不可

得而考修治也。知君將祭，故臣既修治廟堂，言人主

之化民不在言。鴻鵠鏘鏘唯民歌之。鏘讀為踴，踴言

威儀可象，則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

民樂而歌之。雖有濟濟多士，殷民飛蓬之問不在所

紂不失道，周雖有濟濟多士，殷民飛蓬之問不在所

未必化之，此解最謬，詳見于下。飛蓬之問不在所

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問猶舉也。飛蓬之問，謂聲譽

鳥也。雖集乎前，行路之人亦不顧之，言虛譽細物，明

主不動心也。解以蜚蓬之問為無度之言，以道行為

道行於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

世失之。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

為素本也。言人主有功德則鬼神助之。羿之道非射

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有窮后

穆王之御奚仲夏車正善造車劉績云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必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斷削之末衡謂譬有

道德而後始

可以為政焉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

夜行者獨有也使疎更切夜行心行也夜寐無所為

有下有之字解作有之乎解似長言召遠人者無為

遣使親近人者無事用言唯心行仁義者有召遠親

近之乎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說文隰阪下溼也釋丘曰

阪也故其字从阜而尔雅亦收之釋丘也言平原之

小阪不足為高以譬德行不立雖有小善不足為美

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山既高引伸以為谷義也

足為深譬德行既高矣訾讒之人勿與任大訾讒不

雖有小過不足為瑕也訾讒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讒失之毀讒臣者可

以遠舉譙古譙字以古本作與與解合顧憂者可與

致道劉績云顧憂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

也推之欲速成也往舉長者可遠見也見顯也能行長

於遠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裁制也比親也其所裁制

為庇庇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定決也服行也

決行道德而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

也不可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謂之必得不信用依賴也小

謹者不大立所謹小則所養食者不肥體諸本養作

本解亦作養養惡食也忌惡食物之人不能有無棄

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諸本作參於無之字今從

可棄動為法則若此者必舉而任之於裁隊岸三仞

制補相之職故曰參之於天地解亦失之

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

禍也墜落也七尺曰仞落於三仞之岸人之所難也

伐矜好自專者舉事輒逢其禍也劉不行其野不違

其馬違離也雖不行於野不取違離其能予而無取

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

曠空也不曠其日者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

事必速成人疑其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此覆說

皆為已有也在門無所得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

將待物皆為己有故將假其餘以救曙戒勿怠後釋

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釋讀為遲每曙戒勿敢有

殃朝忘夕失極言其害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古本入作襲解同

入內經血氣為之受病顏面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

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

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賔者不肅肅敬進退無

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

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樂之使民得其分也往者不

至來者不極至亦極也往加於民者不極其道之所

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猶海水也大小深淺各隨所斟而滿矣有聞道

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為治有聞道而好為鄉者

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

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

者天下之配也定萬物鳥獸魚鼈咸若也黃震云下

上文天下相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

之所設身之化也往去也道去其身則民亦去之而

來歸而不肯去故道之設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

在天行健於穆不已而四時代謝不失其序所以持失

天之度雖滿必涸涸竭也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

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

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事雖既立終其道既得

莫知其為之所謂行於所無事者蓋如此其功既成

莫知其釋之其功成即輟而人不知藏之無形天之道

也如上所云者無佗特藏之形疑今者察之古不知

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往古

者今來之鑑也事雖異趣而其歸則同古今生棟覆

皆然故察而視之可以知我所為之得失也

屋怨怒不及怨怒不及於棟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弱

釋子也下瓦之失小而慈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

之起近親造怨無他公私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

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巧善也拙劣也此

順天與逆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功事也天之所助雖小必大是也天之所違雖成必

敗是也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

懷來也。鳥鳥之狡，雖善不親。劉績云：當依解作鳥集，振救也。

之結，劉說是也。鳥交無所擇，見利則爭，故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

也。貴其重也。重，重難之也。道之用於世也。貴始，重難

則雖固必解。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

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可讀如可，人之可，見與之

友，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

報。諸本友作交，今從古本。解交作友，哀作愛，役

所歸，心行者也。行發於中心，不事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

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獨王自用而不任人也。獨國

解作獨，任。自媒之女，醜而不信。不待聘而往仕之，猶

之國，誤。自媒之女，醜而不信。自媒之女，人以爲醜

行而不信之。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往去也。未見而親

可以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久而不忘焉，是真知日

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明矣，

明，天不敢易置之，山高必見之，有處而不見，地不敢

易置之，言賢明之君，雖有小過，不足累其德也。上

三節論去就之法，此二節說擇君之道，解皆以爲人君之事，繆甚。言而不可復者，君

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復亦再也。言行不

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可再者，以不由道

解多謬說，詳見於本條，此不具論焉。

權修第三 國貧兵弱，則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主將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

管子 卷之一

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
命謂死生
 無政與棄之屬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
 弱者民無取也故未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
 民無取取索也賞罰不信則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
 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
 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周室東遷之後大國
兼數圻故稱萬乘子
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下
此文作舟車當據正廣猶多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
 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
 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

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
 必重用其國重難也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
 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民字當行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
 止也畜容往去也說畜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牧養
也猶留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
 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謂賞之見其不可
 也惡之有刑韓非子刑作形上云有徵則作形是也刑形古又通用形象也謂罰之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
 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
 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偽為反厚愛利

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先、率也、

之、審度量以閑之、防也、防其入、鄉置師以說道之、

然後申之以憲令、申、重也、懸、法、勸之以慶賞、振之以

刑罰、振、震、通、懼、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

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

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

上下相疾也、制度不立、則君極其欲、而橫、斂、與、焉、上、下、相、疾、自、然、之、執、也、是以臣

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臣、子、弑、君、父、者、多、因、民、怨、否、則、人、不、與、也、弑、古、

直作殺者、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止、猶、限、也、治、要、字、當、行、引、作、正、正、常、也、

通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牧、養、也、

是養則民不為用、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

審也、積、累、也、謂、身、之、所、積、累、才、德、功、勞、皆、是、也、食、祿、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

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

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

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此、用、士、之、法、也、古、者、取、士、

於農、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

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班、頒、也、

能授官、即以所積食民之法、野與市爭民、市、民、所、聚、也、而、野、與、

之爭、民言、家與府爭貨、家、謂、民、家、賢、君、藏、於、民、也、金與

古

粟爭貴世知務本則貴粟如鄉與朝爭治無所制肘

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

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鄉政治矣朝攬其

而議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

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疑字可得而御也審其所

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

也好其所長惡其所短賢與賢交不肖與不肖游皆人之情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長短及賢不肖也地之守在城城

之守在兵兵兵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

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己身而不能治有

人不治奚待於家家總言之也有家不治奚待於鄉

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

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

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天下者根本而

治當以身為先而其志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

則以有待於天下為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

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緩猶

時事三時之務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

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設法巧取故貨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請謁盛行故男女無別則民

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

安難治要引無難字案治要以意刪節原兵士之死

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

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治要引上下作下賤上文云貴賤不明作下賤似是而

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臣下

好詐謀之君不信其臣每間其所為而欺之問觀也賦歛競得使民偷壹也競爭

苟也壹與下文不能壹民之壹同合則百姓疾怨而也偷壹謂使苟合於己言不心服

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

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策好用

巫鑿則鬼神數崇非鬼神致崇也卜筮巫鑿之假鬼神以射其利也後世此弊尤甚

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有獨王者無賢臣

有貧賤者國貧則人賤有日不足者朱長春云一年

之計莫如樹穀樹植也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莫如樹人謂舉賢才而任之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

木也尹知章云菓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獲也一樹百獲者人言所得多

也也十百舉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但種必得效如神為之

變樹為種者舉事如神唯王不能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則其所為唯王能

其善種人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

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

教效也上施而下效也訓誨也數猶理也蓋數算也

算吉凶利害邪正理非之屬多得者成少得者敗謂

之自然之數知其理而預為之法亦謂之數故數字

可以訓理可以訓法而皆非本義也此義也予得之

九變之篇後不復詳焉讀者思之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或云不禁下脫於國二字是據下文而言之非也此下句云傷國故不凡牧民者欲民之禁下不言於國文義各有當也

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大禮謂禮之大節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

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飾亦修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自慙曰恥大恥謂慙大事之不及人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節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上上文小禮言謹小廉言修小恥言飾此覆上文不容不同蓋轉寫之誤耳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也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民貴爵服而後朝廷自能樹立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

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民之才能各有所長，用違其能，則與不能同。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用違其能，則官事非間之。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民所執之理，不上通於君，故怨焉。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死命，謂使民致死。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親貴則避而赦之，疏賤則就而刑之。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

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也，首始也。

立政第四

治要引作立君案篇中所述皆人君所以自立作立君似是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經法也，五事者富國之大法。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

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加猶置也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既已臨事矣而民不信之是無能者也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過失皆誤也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治要引淺深下並有矣字凡引書之例有節無增則唐初之本蓋有矣字然尹本行世既久又非大義所係姑依原本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勞臣有功勞之臣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諸本材作財今從古本臣不用不為上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不敢

求官祿知不濫取也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也制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者亦皆正人無類禽獸者矣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蔽獄掩蔽得自申治督責也隱治私自督責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日字疑衍無事可議故不令會合衆官於朝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治要引大德作大位下文仍作大德蓋魏徵以意改二曰耳世固有德行修潔而其仁不至者不足怪也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

兵魏絳戮晉侯之弟楊干晉侯從而謝之後為下軍將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

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輕易也輕易賦歛於民者其害甚於盜臣不可使之

為都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

危也其仁不至故不得眾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不讓故兵主

不足畏國之危也罰避親貴或亦不能行於下故士卒畏將者勝畏

敵者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賦歛重則民輕去其鄉故大德至

仁則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

則威行於隣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重難也

右四固

不害不害不害不害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澤亦有藿葦草木之屬草

木不殖成諸本殖作植今據古本訂正殖蕃也長也國之貧也二曰溝瀆

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溝瀆田間小水遂進也鄣障通

障障也溝瀆不進於夾隘之地灌溉有所不周焉障障之水不安其所居必漂田廬傷禾稼皆足以貧國

矣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

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

五曰工事競於刻鏤木曰刻金曰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

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

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

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

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師疑當為帥唐人書帥字作帥故譌為師耳小匡云

五鄉一帥齊語同下鄉師倣此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

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二十五家為里周法

也此云分州以為十里而下又有游及什伍則此里蓋二百五十家游二十五家其人相與游息故名游

耳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障塞

王以為蔽障也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一道路博出入博當為搏

也審問閉慎筦鍵閭閉里門也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

有司閭有司掌開閉里門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

里尉復白也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不中於禮圈屬群徒不

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圈猶蓄也謂所率領者幼官曰大國為圈

小國為屬順循也此云復無時則上復于里尉以暮白之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

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

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譙讓也長家家長也豬飼彥博云復再也什伍責之

曰敬慎而勿再犯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

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

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

鄉師州長留里尉所復六月筭其長短深淺然後同鄉師白之鄉師故變文曰計漢制賢良與計吏共詣

長安謂之上計與此別鄉師以著士師著其名於賢簿以待收

掌教士孟子曰士師不能治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

長家趙用賢云及坐及也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

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

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用上賢之

賢有大小不得兼則不專不使能不兼官能盡其能罰有罪不

獨及不獨及其身以罪必有其所連賞有功不專與不

與其入并坐謂在家屬及于長家之屬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校當為

也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孟春建寅季冬建丑

正也周禮亦然夏時得凡管子言四時皆夏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春賞

從天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

之師五屬大夫五屬大夫掌治郊外蓋皆受憲于太

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

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憲籍分于君前懸法令示

其幅也必兩陳之者防其錯也既而憲頒於鄉籍藏於府故曰憲籍分于君前也五鄉之師

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遂兩事

官鄉師官署也鄉師既出朝遂各於其官署致憲於屬官下及游宗也憲既布乃反致

令焉復致命也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

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死罪當依下文為五屬大

夫皆以行車朝行車行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

管子 卷之十一

管子 卷之十一

管子 卷之十一

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五屬大夫各居其都其鄉師則

居國猶周官鄉大夫然致憲於廟重之也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

之日蚤晏之時布憲蚤則蚤發使晏則憲既布使者

已發各本已作以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

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

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大府之

籍者侈曰專制侈多也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

布首憲君所頒也然後可以布憲鄉師以下以次布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凡將舉行事必先出令曰將為是事其

賞罰之數必光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立成也猶

言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計算致反復白也事既成矣立事者算其功反

致前所受之令於君白賞罰之所當加也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

利則謂之專制則字當在謂者下隔句置之功利罪

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劉績云敬同儆戒也夫財之所出以

時禁發焉發開也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

之事也使役也宮室之用謂材木大決水潦通溝瀆

修障防安水藏令不漲溢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水時

古子集古

謂大兩川漲過歲雖凶旱有所粉獲司空之事也司空

掌營築水利既修潦可泄瀉旱可灌漑故相高下視

肥境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詔告也

車陰陽耕稼之期前後使五穀桑麻皆安其所由由

之事也楊慎云韓詩外傳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錢譜神農幣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

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

師之事也簡閱也論百土審時事審時人所好尚辨

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監視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

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也省察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人徒與舟車陳器有禁修陳器

則禁之器謂什器奢則禁之弊則修之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而分讀如禮達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衾單被也

包之以單被絞者所以束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

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祿爵

過其分也天子服文有章天子衮冕以下而夫人

不敢以燕以饗廟夫人不敢服文以燕饗廟則服之

將軍大夫以朝周禮視朝皮弁服十五升白布衣素

則以朝者非皮弁服也諸侯之大夫朝聘天子則服
玄冕玄衣而黼裳亦可以為文所謂以朝者豈
指此乎但此篇仲自言其意官吏以命而服之數士止
于帶緣帶緣純也唯散民不敢服襍采散民謂不仕者
服蓋視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鬣貂鬣鼠屬大而黃黑
漢制武冠以貂尾為刑餘戮民不敢服統儀禮免今
未成服男子免而女子鬣不敢服免辱之也不敢畜連乘車連古輦字周
來連虞翻作來輦周禮地官鄉師職正治其徒役與
其輦輦注古書輦作連鄭司農讀為輦孟子曰從流
上而忘反謂之連亦輦義也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寢猶偃也偃兵不用則雖

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戰者怒氣也兼愛 全生之
說勝則廉恥不立必欲全其生則罵詈屈 私議自貴
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私議政事自貴而賤上此俗 群
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分猶明也解此 金玉
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貨財上流則爵服 觀樂玩
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姦人巧於逢請謁任舉之
說勝則繩墨不正群臣相為請謁任舉解 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

致至也、周禮春官太卜、一曰、致夢、疏解為至、是也、與
之期而至、使之往而往、百姓一從上、意所欲為、是教
待也、之所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
之、訓之所期也、服行也、訓誨也、訓誨之效遲、其始不
足見及其成也、非政令所能及也、
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勉勸也、俗民所習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
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誠於中、必於
形於外、故賞罰未加、而百姓化於下矣、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
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為焉、而無有害之者、成焉、而人
不敢議之、唯道與天合者能之、
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
也、也、舉行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

之從心、政之所期也、憲、法也、被、覆也、憲、俗
之所被及、謂邦內、

右七觀

乘馬第五

四馬為乘、兵賦主馬、而法生
於地、正地以政、故名乘馬、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過高則水少、故曰旱、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
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化民以德、為而無以為者王、以、用也、始有
制度、文為、而

其意若無、為而不貴者霸、為、而不、自、以、為、不自以為

所貴則君道也不自以己為人所貴卑以自牧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身既貴而不取僭踰過度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地生萬物政因物而立朝者義之理也理治也事各有

義治之市者貨之準也準則也貨之貴賤市為之準則黃金者用之

量也量度也以黃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

也千乘之國方三百六十里有奇其所生有五者其定數猶器受物有定限故曰器之制也

理可知也五者政之本至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

是政地可以正政也正政者必先正地地正然後政可得而正矣地不平

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平均經界正也和調耕芸得其法也政不正

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時十二時也晝長則陽盛晝短則日陰盛以生成萬物所謂利用也日

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夜變易所以化成萬物也然則陰陽正矣

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

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四時之

夜漏刻之長短日夜明暗之變易皆陰陽之所不能化

成萬物然則陰陽固得其正矣即有不正人不能正

正專在地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

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實謂收穫正地者非謂方正其形雖地有長短

小大之殊其所謂正也正不正則官不理其所正或不

必同乃所謂正也正不正則官不理得其正則官

吏所為亦失其理官不理則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

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
 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謂此及
爵位務市事順言之之故結之曰謂之有道黃金天下
乘馬二節則逆言之之故結之曰不可謂之有道據彼
推此當作謂審矣蓋謂為聲義俱近而上又有為之
有道之句遂誤作為耳上文為之有道自喚起下文
此則以結上文義正相反

右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
 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理治也治理不當錯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
出以治亦當作以理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農土絲麻之事為事之不成
皆賤者執之

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
 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此為亦當作
謂下節倣此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物貨之
其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民去末而百事治則百用節
利本故治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思有所慮成於務務專失於傲傲慢
也急慢則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
事不成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儉則治奢則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
多寡而制之在於市世所尚則多所賤則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

貴賤之理則可以知侈儉則金賤知侈儉則金貴

用皆得其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

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為之曰事既成曰貨金賤則貨貴貨貴則買之者少

而貨有餘為之雖勤商賈不肯居之故傷事金貴則

貨賤貨賤則買之者多而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

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

為事而不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

管子集言卷之十一

十一

之量也以上文例之當署右黃金之量五字以別中下

節而今本無之者蓋務市以上正言每節以謂之有

道結之此以下反言以不可謂之有道結之而務市

以上謂皆誤為承管學者不能識別遂以黃金以下

為一大節未長春云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

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此說詢是天下乘

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病之行道之遠近有

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

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任輕則牛馬能致遠任重則

不能致遠故任之輕重有制

而後壹宿之程定壹宿之程定則道之遠近有確數

矣於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

與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

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乘之國器地之不可食者

平地不生穀者

山之無木者百而

當一

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

管子集言

卷之十一

十一

一樊棘禱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樊籬也樊棘謂荆棘稠密如籬

處猶生也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劉績云鎌刈割蔓山

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山

山之支蔓近邑里者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

焉十而當一汎廣也謂大山遠邑里者流水網罟得

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

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

均以實數以實數者計其所收之實以定里數也百

以方三里為一里方六里命之曰暴暴顯也方六里

不徒計廣狹也部部統也各五部命之曰聚聚者

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

官制也命之曰方者蓋統一方之治故名焉官制也

之法先立其官官制既立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二伍相連以供上役五連而暴亦名暴者政

十家而顯著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諸本脫曰字今從四

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

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

也豬飼彥博云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以是

耦也二畝相耦故名離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

三夫作二夫是也周禮地官遂人中地夫一廛田百

晦萊百晦二夫為一率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

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尹知章云蔽所以捍

車四乘豬飼彥博云乘當作馬是也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

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三十一人其賦重於司馬

八人牌兵二十一人白徒三十一人其賦重於司馬法甲蔽必係馬言之者自一乘之地起算也方六

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

一宿之盡也祖本紀作進會費曰贖高無金則用其

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季小也猶言細謂絹質細繳者孟子曰巨履小履同

賈制一丈八尺也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暴步

經暴布謂歷灑而暴之日者兩匹也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

之地六步一斛命之曰中歲斛俗斗字六步一斗則一畝收一斛六斗六升

六合六勺六撮六不盡約畧當我一斗五升弱本或作一升非

有市無市則民不之矣日中歲下不宜言有市此二方六里名之曰社民所謂

此言有邑焉名之曰央央中也一央之民耕一社之田

央亦關市之賦有租稅之外亦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

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

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貨盈一篋皆賦黃金一鎰不徒

者皆關稅也商在市者三十人淹留一月其正月及

十二月貨最多售相與納黃金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

程秋曰大誓與民數得亡分春春分也書比書貴賤

粥賣多少與民計其所得所亡量使之納賦不如正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月十一月定納黃金一鎰也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

也將言稅法先論治田之法封界皆謂田境十歲則更制之恐大壞也正當為制聲之誤也言此正經

界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七尺曰仞穿地十仞始見水地勢既高歲雖多雨必不至

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雖少雨必不至大旱水深五尺至十仞旱潦不能為災

是為上田故無去稅之法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

二三稅十分上田所納去其二三也二則去三四謂

兼三故十仞云去二三此云去三四也四則去

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上云五

不大旱而此云十分去二者特不大旱而已有時不免潦故十分去一也不言十仞見水十分去一者十

可知矣皆互見為義耳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

去一此繆誤不可讀當作四則去二三二尺而見水

比之於澤各本作三尺今從古本不直云比之於澤必挿此句者以見上文二則四則五則之

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人為官

治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正月、建寅之月、令農力呈反服事也

耕及雪釋耕始焉芸率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

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學意察學而明知其意也

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

於市而不為官費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知賈居

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

焉容貌器之形也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

出夫粟周禮夏官刑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讀華為

其所作言技拙不可使用而強自為工者視是故智者

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

可以教民劉績云此言教人當使非一令而民服之

也不可以為太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夫

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

于朝誠純也士曰信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虛猶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珍美也雖有其財苟無

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

也故臣莫敢不竭力唯知君知己也故不敢誣己所

俱操其誠以來道道言也古本道字曰均地分力使

民知時也均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之屬民乃知時日

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

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功事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

故不均之為惡也以下說不均地利不可竭民力不

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

道音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民貢什一而各私其

家足戶給民之智慮得其利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

正矣以下復述均地之利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勉上使令之而人各

右士農工商劉績云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

出令之事未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衡謂小題後人所加非此書之舊說既詳於上此節有下非誠賈不得食于賈等四句因名士農工耳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分貨於民也聖人

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

事則用用貨也車馬甲兵多無事則歸之於民舍

不用猶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業產民之生也辟則

愚開辟邪徑則淫縱閉則類尹知章云上為一下為

二故明主慎所導之也

右聖人劉績云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者日往而不留不可蓄藏而止舍之也

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亡失也貨生於為不為故亡之諸本亡作忘今從古

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昔昨也

右失時劉績云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國謂城中都下邑也

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都必四方者以

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都必四方者以以上地

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句方百里

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為治也數猶法也不

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

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

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

下之分猶之不可分齊也正天下自有分齊不可得而正焉故曰

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尹知章云此

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尹知章云此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

生李國祥云人民鳥獸草木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以生物雖不甚多皆

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物謂人民鳥獸草木三

者之生各有所宜或雖

古今未嘗變也地天下皆同有焉而義也名也時也似

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比肖也類種也此讀如上

形狀也此六者有象而無物像尺寸也繩墨也規矩

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豬飼彥博云疑古

之云角量也後誤入正文與衡謂百二十斤曰石角

較也量度也斗斛以上以器而言角量以事而言

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不速之名

靡切也荀子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

然也服行之不違如衣服之在身也化者非一旦所

能致也必能行此矣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

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險危易夷也開閉猶通塞

事相反或通之或塞之凡以利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

之心術術道也君相之心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

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此六者所不明於則

而欲出號令測日景者運轉也均陶者之輪也擔當為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測日景搖竿而欲定其擔竿而欲定其

末朝夕謂測日景者運轉也均陶者之輪也擔當為測日景搖竿而欲定其

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唯無益又從而害之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

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尹知章云

揉輪而夕欲乘車輪謂牙朝揉而夕乘歎暴不明於

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

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凡招人者必面之今背

於水險也大事謂與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設

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

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

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匿惡通百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

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管子 卷之二

流政以賄而成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輯和衆傷則百

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賂

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游手者去留任

薄盜亦不害之故處重民農也有田宅墳墓可戀

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

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

厲士不勉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

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

官爵不審則姦吏勝不能審賢能而官爵符籍不審則

姦民勝符傳也籍戶籍也二者不審則姦刑法不審

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尹知章云常令

則其位危矣朱長春云四經敗結上君泄見危人君泄則

言實之士不進機事貴密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

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世主謂

亡君則不然昭公四年左傳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其大夫盟亡古皆讀若芒故呂覽誤亡盟以明致所

為聲則明古音亦同芒亡當為明聲之誤也

貴非寶也各本誤實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

管子 卷之二

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
 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
 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恐爵
 故曰威重於爵祿政刑之權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
 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疏而通之堤而防之養人
 如養六畜各從其性而遂用人如用草木從其材而
 備於人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
 私焉人君居身於論道行理之中則群臣服其論功
 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
 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

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豬飼彥博云則列陳之士
 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要當作受則列陳之士
尹知章云為兵之本其極要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數計也存乎論工而
 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
 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
 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
 數無敵機發動所由動於近而故兵未出境而無敵
 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益天下益蔽不能正天下

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能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成、大功者、在得天時、如湯武是也、小、王道事者、計謀亦能成之、不必在天時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廢也、然天下知其道者、莫敢窺王位、以時王有道耳、是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無不平、故天下服焉、庫、無不蓄、故臨事不惑、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

矣、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獨行、人不敢拒也、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上所陳之道也、古本王作主、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尹、知章云、或曰、觀當為勸、衡謂觀、示也、勝一而服百、不驕武也、立少而示多、賞不濫也、衡謂觀、示也、勝一而服百、不驕武也、立少而示多、賞不濫也、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財、當為材、幼官作材、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此、謂士、精銳為右、尹、知章云、有上成器、不課不用、不課、不程也、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駿、古與通、故舉之如飛鳥、舉、行也、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

入莫敢禁圍也圍禦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

勝天下豬飼彥博云下字疑行衡謂天下大言之人

勝也字不衍不義不勝久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

天下而莫之敢禦也禦古本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墮地利舉行也墮墮通

於計數度從時宜而行之上不失天時其數多少其要必出

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

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尹知章云自勝

知敗也謂自勝於己其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

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

不能加也加陵也謂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

與敵約誓恐見欺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

之士不先陳也軍屯也陳將戰列兵也屯軍可以察

先為之或為敵將之能否布陳可以知士之強弱已

知己而不知彼不能必勝故必先明是四者也是

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

卒練士擊敵眾白徒空也空徒不練之卒故十戰十

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兵主將也

不能應卒兵無將則怠而不勤皆非早知敵情之道也

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

積兵無主地無吏者非實無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

不功諸本則作而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幸生致死故蚤知敵人如獨行如入無境

獨行曰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

明則人不幸不幸不幸生也人不幸則勇士勸之

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一圖所以知險易日量

蓄積俗本日誤曰今齊勇士以一整勇士所衆力也徧知天下

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

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

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彘博

云救當作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

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憲而示之曰風雨之

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疾如雷電敵兵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獲麥

使敵不得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財用貨

人以爲己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彫俗也彫弊不遠

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

恃固猶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故攻之

負險也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權與之國有

救亦當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

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嚮讀民之從儀法聽號令如響應聲一說嚮如字亦通

右選陳

版法第七尹知章云選擇政要載之版以為常法衡謂版者方也

經言七

凡將立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解云天植者心也

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違背也

飭君乃有國三經者天植也風雨也飭整備也喜無以賞怒無以

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

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驟數也外疏也遠也衆之所怨

置不能圖劉績云當依解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窮困苦也美不妄舉必觀察其終慶

勉敦敬以顯之慶勉賞而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

名以休之休美也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休之以上下蓄民之法順和教命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稱所以以知辨輕重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

以嗇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嗇則人怨則禍生

曰愛一失百是已苦讀如功苦之黃民不足令乃辱

謂濫惡用力濫惡則數作數壞故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苦殃令不行之民窮而苦殃唯救死施報不得禍乃

始昌得猶中也施報不中禍昌不寤民乃自圖知上

威既明令不再行一令即聽頓卒怠倦以辱之頓挫

以振之威也植固不動倚邪乃恐植即天植謂心

令往民移倚革邪化則民移而從之法天合德象地

無親參於日月伍於四時伍作佐今從古本法天合

德日月貞明也伍於四時先生長而後殺參於悅在愛

施諸本脫愛字今從古本劉有衆在廢私衆無私則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近者遠之招修長在乎任賢

高安在乎同利修亦長也賢人在高位則國祚長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二終

